

如今的世界次元众多，不用看诺兰电影、妖怪漫画，仅将朋友圈分个组，跳跃着看，就已是平行意味十足。而在我这里，还有一个次元世界靠着一根电话线相连。“嘀铃铃……”，只要桌上的固定电话一响，我就知道，我要跨到老妈那个次元里去了。连一旁的某君都会意地说：你妈来的。今儿肯定那边下雨了。

是的，不用猜，如今只打家中座机号码找我的，就只有老妈了。而且一定是一个天公不作美，无法出门的日子。老妈形容起雨来，首先是外景别：雨大得很，天都要漏了。接着转到室内景别：保姆人家出去串门了，我一人在家心慌，捉住个车子不知拨给谁，最后想来想去，只能打给你了。如此一番氛围营造后，就达成一句：“再还有谁能说说话？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么。”末一句带着笑，典型的老妈式的亲昵。也是一种凡尔赛体。因为她知道我肯定要纠正：我哥给你时常买菜上门，你还有孙子外孙，姐妹几家子人在，你怎么可能是冷冷清清的孤家寡人呢？

但是我也知道，她道的是自己真实内在的老年心情。这种心情要说给人听，也是分对象，论场合的。姐姐走后，就只有和我了。且只在这样的下雨天。若是我某天电话直接拨过去，正碰上那边是个好天——太阳出得红红的（也用老妈的话讲），她必然已经是出外散步，然后歇脚在某家大院里老太太们的群聚处。那是她的朋友圈、新闻联播分享处，头疼脑热方开方处，以及保姆民间职介处，总之，一个只要坐下来就会家长里短大情小事往耳朵里灌的地方，如果在这儿接上我的电话，她的语气便显得格外公众、字斟句酌。最近身体怎样？“好着呢！好着呢！不用为我分心。”仿佛此时正有央视记者把街头采访的话筒递到她跟前。这让我不由得想到，妈每回说到自己年轻时，“大小也是个干部呢”的语气表情。

每个人生命中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身份在身，老了才变得简单而纯粹。但我妈年轻时就因为一个当时很重要的原因丢了工作，彻底地回归家庭，所以老了身份更单一，连活动范围都不带变的。但单一并不意味着单调，相反，我常在日本文学《枕草子》《徒然草》里所读到的生活的细枝末节，在我妈眼里，都很有事物本身的质感呢：

雪下得不大，就是一目（平声）楞（轻声）一目楞地……  
没见到雨星，地皮是湿的……  
——这是在讲天气。  
茄子一行，豇豆一行。  
——这是在给我讲亲戚间随礼时的哈数（规矩）哩。

但她要是形容起自己的状况来，我的心就悬起来了。“唉，都这岁数呢。肯定是一天不如一天，混天天呢。”“头木，眼花。腿也跪。迈不前去。人老了呀，就可怜下咯。”

姐姐在世时，尤其是自己也病着，非常受不了老妈的这些说道。说只要她这么一念叨，自己头上就嗡嗡得缠线圈，越缠越紧。我可能是因为在姐姐身后才和老妈有这么密切的电话往来，她自己也就多少比以前坚强开脱，所以，听话听音，我总是先分辨她说话的语气、声音。若是声音如常，没有软弱下去，我便知，当娘的跟女儿唠叨这

些，一方面身体自况，另一方面，也像老小孩在撒娇呢。我有时便接话：那要是腿不行的话，就给你买个拐杖拄着？我一当真，妈反而往后退；不要，不要。人家前楼85岁的老太太，早晨还走着出门给自己买了些桃。我拄拐走路，人笑话说。

一点儿细微都逃不过眼，如此一来二去地闲聊，我也像多长了一双眼，看得见千里之外的事情。和我们这些识文断字的人关注点不一样，老妈关注的都是些芝麻大的事。她很少做是非判断，而是极尽描述之能事：

第X门那老太太，有几个女儿，这女儿给买个金簪子，那女儿给买个金戒指。浑身上下都是金，就跟坐在金子里一样。  
姐姐在时，老妈的这些说辞，总会在她心里过一道，并且有些压力。但以此隔着这根电话线的观察，老妈这样说的时候，也是有口无心，并没有要我们原样照着置办之意，金子的光芒折射到她心里，重点是人家有那几个女儿。再回到自己身上，是这么一句：我就想想，我真是把福拿脚踢了。

她叹的是姐的离世，以及我的不在身边。但以我现在的阅历，伺候老人这件事，近处的人付出多但也容易起摩擦。老人虽不一定个个都是苏大强，但也都有自己的性子。所以我心里早都觉得，在近旁时不时过去照看的哥哥，其实也不省心。但是男人重做事，少言语，老妈的某些心情交流，便没有出口。到我这里说一说，用她的话讲，心里就松泛下了。不到她这个岁数，谁解其中味？

而即使是女儿和妈，这种自然的聊天关系，也是在晚近几年形成的。我出门在外多年，早先，家中需要与我交流的事，一律通过我爸。爸是读书人，从来都是有要紧事才通电话，大部分是写信。开头非常书面正式：小宁女儿。后来我成了家，就一定会把家中人姓名加上，以示平等看待。  
慢慢地，接力棒转到姐姐。待姐姐也走了，妈妈才直接对接的我。仿佛一个家庭的圆桌，走一个人，便留出一个空档，原来隔开座的人，就挨得紧了。

老妈也有她做老人的骄矜，开始总等我打过去。实在等不到了打过来，便会埋怨几句。到后来我外甥给她的电话费做了个包月付。我便对她说，你看，你打给我我不花钱，为什么要我打给你呢？也不替女儿省省钱。这一说，老妈就既往不咎了。慢慢电话来，语气就很欢快。

春夏秋冬，我们总是从天气开始，但一开始听着也很魔幻：下这么大雨，你去哪里了？我说，你那边下不等于这边啊。但她不管继续说，都下了三天三

# 雨天的妈妈

孙小宁

夜了。你那边冷吗？风月同天，在老妈这里才是绝对定理。所以，我就不较真拉扯这事了。赶上天热，我还会随口一句：那把你们那边的雨给这边匀一匀多好。神奇的又是，果真，一两天工夫，这边也开始下雨了。仿佛雨真就是听了召唤，千里赶路，下到了这边来。

而天气只是个前奏，后面会多多少少有些“正事”。但也无非亲戚中的婚丧嫁娶，礼尚往来。哪家娃考上了学、哪个又出外打工去了。

应该说，年轻一代的名字对我来说，越来越陌生，但这都不妨碍我津津有味地听，并且在想象中贴近一种正在进行中的生活。这种生活，因了妈妈特有的语言包裹，总能勾起某种故乡才有的温情。这可能就是生活与语言的水乳交融。这种语言与它所对应的生活的匹配度，我在最近热播的一部《装台》里尤其有体会。这是一部由陕西作家陈彦创作、同时集一批陕籍演员参演的剧，里面说的虽是陕普（即陕西普通话），但直接用了许多方言词汇。这种台词若换成非陕籍演员来道出，绝出不了那种烟火神韵，让你直接就扎进了那种生活里。

当然，《装台》中的生活场景，还是西安城里的城中村，我妈的次元，比这个时空进程还古老一些。尤其当她描述姐妹们互相走动的情形时。大姨今年九十多了，老妈下面还有个三姨。她们都住在乡下。上年岁的姐妹见一次，她回来总有描述：

你大姨快九十了，现在还拄着拐杖村头去转。听到我去，立马煮了八个鸡蛋。

这让我知道，在她们那个次元里，最深的情谊与待客方式，仍然是给人煮鸡蛋。

你大姨过生日，吃白馍，四个菜，中间有肉片……走时侄子外甥纷纷给车上装东西，有西红柿、洋葱，还有包谷棒，且……都是麻袋装。

这中心词还是姐妹亲。由不得我不心生羡慕。关于她们三姐妹的故事，我这几年也在闲聊中了解一些。尤其知道，早年丧夫，又养活了七个孩子的大姨，活到九十多岁还身体硬朗，多么不容易。姐妹间的影响无从替代，比如看妈想做什么事又有顾虑时，她总是犹豫两下然后满不在乎：

你大姨说了，都八十多岁的人，还管那多。

“从心所欲不逾矩”，孔老夫子说的这个年龄段儿，老妈们姐们都迈过了。但她们对这意思的领受，肯定不是从书本，而是从近前的人身上。就此我常常从她和爸身上，看出男人与女人的不同。男人趋远不趋近，即使是像我爸这样内敛的人，当年坐在回乡的小公共上，看几个村民模样的人，依着新闻联

播资讯讨论国际大事，我爸的脸上，仍然有一种跃跃欲试想插嘴的表现。但老妈对这些都不过心，她在意的仍然是身边人、亲戚事。舅舅于外甥，便是上司衙门，这个礼数绝不能错。当然，晚辈有谁遇了难事，她也会跟你说一说。我做的如果合她心意，她就会再来一句：钱是个啥，人说话就是身上的垢瘤，去了还来。

这种民间大白话，对她可真是一套一套，随口就来。所以一年到头，我一路复习过去，既知道“大旱不过五月十三”，也知道“头伏不热，五谷不结”。有些话，则是出于她自己：“还是夏天好，夏天夜短，一会儿就明了。冬天怎

## 笔会

敲核桃  
(农民画)  
李艳玲



钱谷融先生主编的“近人书话系列”里收有《顾颉刚书话》一种（印永清辑，魏得良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将顾颉刚的读书笔记选辑成为四辑，在其中的“书林谈丛”一辑里有“剑桥格芮非司来询《孙子》书之年代”一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藏书中正正好有一本格芮非司（Samuel B. Griffith）翻译的《孙子兵法》，乃是196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初版本。记得此书是多年前在我住家附近的一家旧书店以极为便宜的价格购得，当时对照中文原文读过一遍，在“致谢（Acknowledgements）”部分译者提到自己应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之介得以联系上了郭沫若和顾颉刚，函询翻译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读了《顾颉刚书话》中的文章才知道格芮非司函询的主要问题以及郭、顾两位的答复情况。

格芮非司的问题主要是：《史记》里的《孙子吴起列传》是否正确，《孙子兵法》是否可靠？过去七百年间，中国学界对孙子及《孙子兵法》的研究情况如何？孙子的生卒年及《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弩”出现在《兵法》中是否可以借此确定铁器使用的年代；四匹马拉的马车使用的年代；以及毛泽东主席及其他著名将军们曾引用过《兵法》并且有所评论，是否有相关研究可资参考？郭沫若就这些问题在信函上作了批示：一、《孙武传》不可靠，是小说。《孙子兵法》是战国时书，作者不知何人，是否即孙臬也难定。《韩非子·五蠹》篇

有“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足见流传甚广。二、弩在古代用铜制，不必涉及铁的问题。三、铁兵的使用是在战国末期。铁的使用可以提前，作为耕具，在战国相当普遍。春秋时的铁器尚未从地下发现。四、驷马之乘可作各种使用，作为战车，也可以作为普通的乘舆。根据古铜器的花纹，可以用来打猎。殷王打猎却是两马拉的车子。五、主席和其他将军们在文章中偶有《兵法》的引用，但无专门研究性质的评论。郭沫若的批示基本回答了格芮非司的问题，但他仍指示顾颉刚详细作答。查阅2007年台北联经版的《顾颉刚日记全集》可知大致情形：

1958年5月29日 郭院长（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颉刚所在的历史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交下《孙子》问题，因将此书翻阅一过。记笔记三则。5月30日 看《孙子兵法》。抄格芮非司原函及郭院长批语入笔记。搜集批判《孙子》资料。6月11日 收集《孙子》材料。6月12日 搜集《孙子兵法》资料，并抄出。6月13日 ……看《孙子》。6月18日 综合所得资料，写《孙子的作者》一千五百字。即抄清。6月19日 将昨作文抄入笔记。写郭院长、尹达、（胡）厚宣信，托萧风送所（历史研究所）。顾当时正忙于写“交心”文章，接到郭沫若指示后，“越两句乃答之”。从5月29日接到指示到6月19日“写郭院长信”前后二十天，正好“两句”。

这里需要稍事说明：读书笔记在顾颉刚的著述、治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估计，顾氏一共写有约二百册笔记，计三四百万字。他生前曾有整理并出版自己的读书笔记的计划，未能如愿。这一计划在他去世十年后，即1990年，终获实现。台湾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出版了十卷15册精装本的《顾颉刚读书笔记》。顾氏在郭氏基础上就孙子其人及《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作了详细答复。从英译本可以看出格芮非司对郭、顾两位的意见全盘接受，同时也有所引申和拓展，所以这是一个十分严谨并且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译本。1960年，格芮非司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孙子兵法》的翻译，这部译著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修改而写成的。这部译著不只是翻译，学术研究兼而有之，据说在英美军队中流行甚广。

顾颉刚认为，中国学界对《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从北宋起即怀疑其正确性，直至今日。北宋梅尧臣认为：这是战国的战术，和三代（夏商周）的战术不同。南宋叶适认为《左传》记春秋时事最详细，而在《左传》里连孙武的姓名都不见，遑论他做过的事情了。春秋时各国将领的官员都是管理政治的卿，没有专职将军；孙武不为卿而专任将军，这和春秋时代的政治制度不合。孙武在吴王阖闾面前用妇女来试验战事，这是不足信的故事。叶适的意思是孙武此人根本不存在。南宋末年的陈振孙在《直斋书录·

解题》中支持叶适的说法，认为《孙子兵法》虽是古书，但孙子其人的时代是不明不白的。到了明代中期，胡应麟认为孙武的功业表现在吴楚两国之间这般显明，《左传》不应不载。大概是战国时的策士因为孙子讲兵法讲得好，所以造出这段故事，表示他不是徒托空言。清代初年，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里也用了梅尧臣和叶适的话来怀疑《孙子兵法》一书。结论是：孙武究竟是否有其人？还是有其人而不像司马迁所说呢？他的书是自己所作的，还是后世学者代作的呢？这都是不得而知的事情了。

顾氏这段话被格芮非司原封不动地直接录入“作者其人（The Author）”一章中：But then, did this Sun Wu exist or did he not? Did he exist, but not necessarily as Ssu-ma Ch'ien relates? Was the book ascribed to him written by him? Or was it written by one of his later disciples? None of this can be determined.

清代中叶，全祖望在《鮚埼亭集·孙武子论》里也认为《左传》《国语》都没有说到孙武，这十三篇书确实出于知兵者之手，可是孙武的故事是战国时纵横家所伪造的。格芮非司误：Naturally the Thirteen Chapters were produced by someone well versed in military matters. Sun Wu and his book were fabrications of disputatious sophists.

堂和武内义雄对《孙子》的研究，最后的结论是《孙子》决不于春秋时。既然不于春秋时，即与吴军攻楚入郢无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全不可信。格芮非司在顾颉刚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梁启超的观点，梁氏也否认了孙武有其人。

值得注意的是，格芮非司还引用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观点：在春秋时代，没有人会直接用自己的名字著书立说。如果要读他们的书，就需要从他们对友人和学生的言论集和书信中去辑录。所以不会有以孙武冠名的《孙子兵法》一书。据李零在《唯一的规则》一书（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页）中说：1930年，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第一篇，他曾拒收《孙子兵法》。但1958年和1980年冯友兰两次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都收入了《孙子兵法》。

格芮非司在“作者其人”一章中的结论是：虽然“作者不详（Authorship Unsettled）”，但从原创性、一以贯之的文风以及主题的层层推进等方面都表明，十三篇决不是多人写作而后由一人编辑而成，而是由一位既具有实战经验又有丰富想象力的个人创作而成。

格芮非司《孙子兵法》英译本专门列了“孙子与毛泽东”一章。特别提到了毛泽东的《论游击战》《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三篇文章，详细讲述了毛泽东在战争时代如何反复引用《孙子兵法》取得战争胜利的历史。特别指出毛泽东在

起，整理出一袋垃圾放到门口；唉，你回来了就是垃圾多。你姐在时，吃得多。我说，不会说话啊妈。她转而接：亲人说话不见怪，妈情愿你在，天天倒很多趟垃圾。

人到中年，我的目光容易落在比我长的人身上。因为，是他们在向我示现，生命前方的图景。而领略渐老的滋味，我又觉得男人与女人是如此不同。男人是一列驶向远方的车。只要车在向前奔，生命力就还能奔放张扬。一旦歇了火，就好像停在了无边荒野空寂中。女人则是流水，缓缓向前，只要眼目前还有些声响走动，便是一汩汩活水。“存命之喜，当日日祝味。”这种况味，更多存于女人的观察与感受当中。所以我后来在微信上也总结一句：在我居住的城市里，风是从张家口吹来，而雨是从老妈那边来。

于雨中接完她的电话，我总是有一种想记下来的冲动。仿佛稍一耽搁，就丢掉了那份生之孤寂、活之欢然的鲜活。都说《装台》里烟火味浓，陕西美食能把人看饿，但我看来看去，还没有看到更土味的那种面食：搅团。要让妈来形容吃它的快活，那就是：

大热天，打搅团。想吃汤的吃汤的。想吃蘸水吃蘸水。

又有一次，是我要离家出发。她早

## 顾颉刚与《孙子兵法》英译本

吴其尧

